



槛边上的



风景

主编

晏政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序

省 三

原先的安排，给这本杂文集子写序言是晏政先生的任务。我的差事，是起草一个后记。晏先生焚掖后进，把我从封底之前拉到扉页之后，执意要我捉刀写这个序。我是一个很好胜的人，心里誓师：写出一篇有份量的东西来，以不辱使命。

于是我拉开架势，首先想到许多积年沾光，到处沾光的辉煌。唐宋八大家，我们占了几席；还有朱熹，虽然籍贯还有点争议。接着，又想到八一起义井冈山会师，两项震撼世界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这儿。稍感遗憾者，那都是关于枪的故事，杂文偶而被称为投枪，毕竟不是真的枪，杂文是用笔写出来的……

我忽然打住，什么也不想了。耳边好像有个声音在提醒：“老子先前阔多了”。这是阿Q的语录。谁也不情愿跟阿Q为伍，于是赶紧改想现在的。

现在，文化界最令人神往的口号，莫过于“走向世界”。小说诗歌要争诺贝尔奖，电影要捧奥斯卡金像。不过，好像中国杂文界对此不甚感兴趣，原因不明。可能忙于许多内部事务，暂无暇顾及这个题目。

江西的杂文，翻开目录，就可看到，多数名不出江西，或名不过南昌。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腕，太少太少。“走向全国”，这便是我们的目标。

为何江西杂文作者这般窝囊？是技不如人么？读过这本集子，您就知道了。我以为内中卓犖实不乏人。那又为什么呢？前数日

在报上看到上海人写的一篇报道，说当地不发人，歌星毛阿敏、李玲玉等，都是上海人，在本地籍籍无名，跑到北京，一夜走红。北京发人。我在书画界的朋友，也常有生不逢地的感慨，这当然仍是“枳生淮北”的旧话。

那么怎么办呢？学歌星的样儿，来个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卷起铺盖走人？写杂文的没有这份潇洒，人得在这儿呆着，让文章长脚，走向全国。

前一阶段没太走出去，是什么障碍了呢？可能是我们门槛儿多了一点，高了一点。随着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情形就有可能一如欧阳修所愿，“日出而林霏开”，门槛效应也会变的。

其实，要说门槛，最要命的是杂文作者自个儿脑子里的门槛。看似无形，实则有力，急切难以动摇。我们还是君子反求诸己吧。

完了，我原想写出一篇有份量的序，终于只弄出一篇轻飘飘的引子。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诸位也只得包涵了。

朋友，您想参观近十年这里边的美景么，请看看这本《门槛边上的风景》吧，这可能也是您的一次明智的选择！

1992.8

目 录

马 林

- 言者有功..... (1)
- 取经何必到西天..... (2)
- “人才流动”与“从一而终”..... (3)
- 街上流行广东话..... (4)

开 之

- 门槛的提醒..... (6)
- 王永庆与奥纳西斯..... (7)

方 杉

- 闲话“清官”..... (9)

方 苏

- 从甲鱼跌价说起..... (11)

孔湘萍

- 倒霉的蛇..... (13)

王自立

- 骗子的神通..... (15)
- 象陀螺一样旋转吧..... (16)
- “最佳年龄”以外..... (17)

文 松

- 忧国忧民，为国为民..... (20)

叶 子

- 快活的阿Q..... (22)

史振中

- 生死辨 (24)

朱惟冰

- 沉崇下山的杂感 (26)

向尚瞰

- 未可笑话董三泉 (28)
拒贿贵在“慎” (29)
且说外国人的“小气” (31)
“飞门”慎开 (32)
认“真”与认“假” (34)

华 敏

- 和氏璧与“玉人” (36)

自 逊

- 去吧,阿Q们 (38)
多来一些“自选动作” (39)
怎么能没有梦想 (40)
歪议“透明度” (42)
醋钱、盐钱与教育 (43)

辛 谷

- “韩信月下追萧何” (45)
“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46)

邱安东

- 说“惑” (48)
为周瑜伸“冤” (49)

冷芬俊

- “银河”泛滥 (51)
乌有君辨猫纪事 (53)

吃肉 骂娘 牢骚	(54)
近 明	
伟大和谦虚	(56)
宋伟峰	
慈亦掌兵	(58)
阿 玛	
阿Q与心理卫生	(60)
余 纲	
红事与白事	(63)
陈小毛	
“名门之后”的困惑	(65)
“义痰”之类	(66)
陈迪中	
买石耳偶感	(68)
略论“秀才娘子”的一瞥	(69)
俞伯牙何必摔琴	(71)
陈信凌	
说贫道富	(73)
吴志成	
灭蚊器、美容霜及其他	(75)
吴学其	
从“左右不分”说开去	(77)
吴文滨	
“人才必有用”说	(79)
汪天国	
流行性感冒与西红柿蛋汤	(81)
惩猫应在打狗之上	(82)

汪 鸣

- 拟特效“妒尔灵”片说明书 (84)

李国强

- 有感于布什当“教育总统” (86)

李洛夫

- 时辰 御膳房 (89)

- 蒙汗药 (90)

李志强

- 桃子、杏子及其他 (92)

- 文学“筵席”上的“大锅菜” (93)

邹邦奴

- 古帝王的“持俭”和现代人的“阔绰” (96)

郑克一

- 对“动眼不动手”们该如何 (99)

郑克强

- “争鸣”小议 (101)

张爱国

- 电脑算命与落毛凤凰 (103)

张 旗

- 说“三”道“四”，并非两难 (105)

周 人

- 听牢骚的“牢骚” (107)

- 牢骚太盛 (108)

- “私了”了不得 (109)

- “相马”不如“赛马” (110)

周敏生

- 送礼难——仿李白《蜀道难》 (112)

首 三

- 熊育锡现象管窥..... (113)
可爱的兴奋剂..... (115)
杂文和杂文家..... (117)
怕·狸猫换太子及其他..... (119)
拿来主义·不拿来主义·拿不来主义..... (120)

赵相如

- 人过中年 岂能甘休..... (123)
孺子亭·乾草·送礼风..... (125)
从“三戒”论说起..... (127)
说发脾气..... (128)
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130)

欧阳滋生

- 马事..... (132)

桂向明

- 我常常想起鲁迅..... (134)

郭仲元

- 有感于牛..... (135)

姚人为

- 续《剪矢医伤》..... (137)

姚燕平

- 关于“青蛙新舆论”..... (139)
“孙悟空”与“红道”..... (140)

凌 武

- “以身试药”再续貂..... (142)
关于“嘴累现象”..... (143)
看官、侠客及其他 (145)

章水森

关于我们的爱面子…………… (147)

关于年终商品销售的指示…………… (148)

晏政

晏殊的家风——读书随感…………… (150)

八元门票不应白拿…………… (152)

“气功”别议…………… (154)

美哉，王嫱！…………… (156)

雨夜想到郑板桥…………… (157)

黄文锡

血的漫笔…………… (160)

“过场”杂说…………… (163)

“名译”的错误…………… (165)

禁牌失灵的反思…………… (166)

黄样兴

编辑没有家…………… (168)

禾青

芙蓉花的启示…………… (170)

梁冠军

口腔的“流感”…………… (172)

“鱼，我所欲也……”…………… (173)

吃文化的感叹…………… (174)

喻东来

海南热·MBA·立交桥…………… (176)

关于“忍”的思索…………… (177)

蒋敦俊

替“国货”担忧…………… (179)

“广告”异同论·····	(180)
程茂煜	
“汤司令”与“牧马人”·····	(182)
种花的联想·····	(183)
宋江的用人·····	(184)
零 丁	
倒行逆施(外二则)·····	(186)
褚 兢	
哭的研究·····	(188)
从走极端看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189)
杨西璘	
学问的糟蹋·····	(191)
“杀猴给鸡看”·····	(192)
观祖天师神像开光·····	(193)
熊述隆	
“东施”何妨“效颦”·····	(196)
泛论“灾难纪念”·····	(197)
枪击“上帝”有感·····	(198)
熊国英	
关于做人的遐想·····	(200)
贾政与李十儿·····	(201)
德 平	
书中有什么? ·····	(203)
“残害语言”现象·····	(204)
熊健耕	
“车风”与等级观念·····	(206)

“英雄城”杯杂文征文获奖作品

省 三

有感于吴莲花喜欢转锅台(一等奖)..... (210)

廷 风

伯乐相马与木匠选材(一等奖)..... (212)

周 人

杀鸡猴不看?(二等奖)..... (214)

述 隆

范进与蒲松龄对白(二等奖)..... (216)

李清平

“拔钉者”恶(二等奖)..... (218)

章水森

“忧天”有责(二等奖)..... (220)

史 怡

也谈“老字号”(二等奖)..... (222)

魏 东

防盗略谈(三等奖)..... (224)

黎 明

寻觅信任(三等奖)..... (226)

陈小毛

唱首“累”歌(三等奖)..... (228)

向尚瞰

“溺”之为害,甚矣!(三等奖)..... (230)

文之清

另一种假货考(三等奖)..... (232)

褚 兢

“2”与“1”——关于文明的思考(三等奖)..... (234)

周崇坡

王道、人道.....(三等奖) (236)

马 林

病中风景线(三等奖)..... (238)

言者有功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成语被人们反复引用，作为论证广开言路、发扬民主的依据。但是使用者不知想过没有，“言者无罪”毕竟只是从被动的方面去揭示问题，只是一味的招架，采取守势。仿佛法庭上的被告，尽管言之凿凿，无懈可击，却始终逃不脱辨诬释冤，平反昭雪的命运。结果虽然“无罪”，但“罪”的阴影仍在，不免令人心有余悸。人总是有点忌讳的，如果一开口就得在“罪”字上伤脑筋，还不如三缄其口，何必自找麻烦？

其实，有些古人倒是很有气量的。战国时有一个齐王，就能欣然接受部属的讽谏，当场拍板：“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就超越了“言者无罪”的境界。受赏者，有功者也。设立奖赏等级，越尖锐、越直接的批评受到的奖赏越高，这便是“言者有功”。其结果是，原来“私王”、“畏王”、“有求于王”而不敢言者，皆踊跃进谏，“门庭若市；数日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竟到了无意见可提的地步，虽然这里有史官的藻饰，但究竟说明了“言者有功”的积极性。

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引证“言者无罪”，不如鼓吹“言者有功”。因为“有功”的待遇标准比“无罪”要高，实现之不易，始终实现之则更难。历史上以善于纳谏著称的唐太宗，有时也不免对犯颜直谏的魏征动以盛怒，何况他人乎。实际上，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言者有罪”才是嫡传正宗。君不见明季的锦衣卫，大清的文字狱，都是

用来对付“言者”的，就是在今天，“言者有罪”是否没有一点影子了呢？“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到底是一种规律。虽说现代医学已给苦口的良药包上了一层糖衣，制成胶丸，而言者之中也不乏循循善诱之士，但吃药、听批评总没有吃糖、灌“米汤”那么舒服。自然还会有人皱眉、撇嘴、动怒，因而“鞋帽公司”还是不时要开张的。因此，在厉行改革的今天，如果不采取进取的姿态，为“言者”鼓之吹之，而仍然一味地招架、辩白，恐怕还是难有出息的。

（原载 1984 年 9 月 4 日《南昌晚报》）

取经何必到西天

说到《西游记》中的唐僧，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除去宗教色彩的神秘外衣，他那种对信仰孜孜不倦追求的激情，对真谛的坚志笃意，令人起敬，给人启迪。然而他那种“取经终须到西天”的方式毕竟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倘若他手下真有孙悟空这样神通广大，来去无踪的徒弟，何必定要拘于形式，亲赴西天，取经之事，只在顷刻之间，岂不省却了如许磨难，经济效益不也会大为提高吗？

然而，唐僧这种原始的取经方式，却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众多的“翻版”。一定的环境中，上“西天”取经的队伍似乎有声势浩大的危险，究其原因，却得另当别论。

现代社会，人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传播工具也越来越发达，其效率之高，传播而之大，十个孙悟空也是望尘莫及的。当然，有志于“百闻不如一见”，能够亲临“西天”一睹真经原版，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今交通发达，食宿方便，无妖魔鬼怪八十一难之虞，有山水怡情养性之乐趣，还能领到出差津贴，于是乘“波音”，坐软卧，去“西天佛地”的路上，难免熙熙攘攘。且不说接待食

宿，导游参观，光是面授口述，布道传经，也够“佛”们焦头烂额的，何况他们还有自家的经要念，自身的功业要修，长期以来，不仅“净地”不净，怕是“佛”们也要“涅槃”的了。

即使撇开这点不谈，鉴于种种的方便，又不要自掏腰包，谁又保得准到“西天”来的个个都是虔诚的取经者？有没有“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醉翁”？君不知，看看“火焰山”的奇景、“通天河”的壮观，领略一番“女儿国”的异邦风俗、西天瑶池宝刹的宏伟，不亦人生一大快事乎！更何况还可以尝“人参果”的美味，赴王母娘娘的仙桃盛会，方便的话，还能采购到不少“奇花异草”，这些，大概不会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鉴于取经之事的必增无减，笔者以为，亲赴“西天”的唐僧遗风应大大收敛，还是假助于发达的传播工具，只要心诚，认真实行“拿来主义”，即使不“亲临佛地”，也还是可以取到真经的。

（原载 1984 年 10 月 12 日《南昌晚报》）

“人才流动”与“从一而终”

人才流动，本是极正当的事。“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历来如此。今虽时代不同，道理却一。然而，在我们某些“小国之君”的眼里，却视其为不恭之举，不轨之事，常以“闹调动”三字嗤之。“调动”而被冠之为“闹”，与闹事几近，可见贬抑之意。由此，压制、打击、刁难之事便行之有据而又有效。致使这极正当的事往往通过正当的途径却行不通，流不畅，逼得人只好向旁门左道去讨教。

不久前，曾看话剧《商君曲》，近又偶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我想：商鞅、韩信二人如果随遇而安，不闹调动的話，如何能演就以

后各自那段风云际会、建功立业的历史佳话呢？不仅商、韩二人将屈居人下，终老于布衣，而且秦失良臣、汉失帅才，战国七雄何雄完成一统，楚汉相争谁家夺得天下恐怕还在未卜之中。

自然，商、韩二人的“闹调动”也是冒了风险的，但他们毕竟没有人身依附的包袱，没有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无须顾忌户口、粮油、工资、档案等羁绊流动的绳索。只要看准，一有机会，便一走了之。

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下的小媳妇是最可怜的。一旦名花有主，便终生既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由此及彼，想到人事管理制度，有没有那种“从一而终”式的现象呢？当然，能从一而终并非都是坏事，但却须先有“爱情”——如鱼得水似的融洽，如胶似漆似的依恋。诸葛亮之于刘玄德，刘伯温之于朱元璋，大概就是这种“恋爱”的结果。因此，要保障人才流动，就要允许自由“恋爱”，允许“离婚”、“再婚”；革除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和夫权式的控制。而我们那些手握大权的“父母官”们，也须从此开明起来。高抬贵手，使流动的人才免去“私奔”的罪名以便干干净净地“出嫁”，使接受的单位免去“诱良为娼”的嫌疑以便“明媒正娶”。

然而，这难道仅仅是“高抬贵手”的事么？！

（原载 1985 年 4 月 2 日《南昌晚报》）

街上流行广东话

我们的语言也真复杂，虽然，普通话是我国语言中的“通用粮票”，但不知从何时起，普通话渐渐为“时髦”青年所不屑。于是，作为“地方粮票”的某种方言便应运流行起来，成为时尚，象“流行歌曲”、“流行感冒”一样，成为一种“流行方言”现象。

比如，曾几何时，上海方言就很流行过一阵。象上海的时装、商品一样，上海话成为一种上等语言。尤其是小青年，往往以几句“洋泾浜”的上海话傲视乡音的土头土脑。仿佛假洋鬼子之于阿Q，非要人五体投地不可。于是，一时间吴侬软语蔚成风气。据说，曾有一时，上海滩上，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佬注定要受到冷遇的。

忽然一阵风，纷纷说上海话过时了，并被告之时下流行的是广东话。电视里，字正腔圆的粤语和并非字正腔圆的广东普通话频频冲击耳膜；走到街上，恍然发觉广东人的“亲戚”不断壮大队伍。据说，在香港和广东的特区，内地人与当地人交流思想，有时竟要借助于翻译。不禁使人有些疑惑，是否颁行了“第二国语”？继而又有些惶惶然，以为遇到了一种金字招牌，禁不住要立正敬礼。

流行方言的流行，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会心理现象，有的是纯粹的好奇和模仿，大约如小孩看了“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后，总是奶气十足地乱喊“你的，死啦死啦的！”有的则以为时髦，象时下流行的广东话，诌上两句便觉得风光十足，得了上等语言的真传，自然也与上等人不远了。比如把“谢谢”说成“射射”，把“你好”说成“雷好”便是如此；有的则出于一种投机取巧的匠心，特殊场合，突然施用，可以用来唬人，以为香港阔老或准港客驾到，或许能使几个有崇洋癖的人匍伏在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前。

流行方言的变迁不知是否还要继续下去？下面登台的又该是哪家方言？好在有资格享受此种殊荣的方言似乎还不多，否则真要令人耳迷五音，此生不知要聆听几多流行方言。要真如此，倒不如以不变应万变——管你流行也好，时髦也好，鄙人敬而远之，概不侍候，还是老实地把普通话学好。

（原载1987年5月11日《南昌晚报》）